

紀念與研究

第五輯



目 录

资 料 选 刊

茅盾论鲁迅(选)

纪 文辑(1)

通信	(2)
读《呐喊》	(2)
鲁迅论	(7)
阿Q相	(35)
关于《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36)
——给《文学界》的信	
写于悲痛中	(38)
学习鲁迅先生	(40)
“一口咬住”	(41)
宋庆龄、茅盾、蔡元培致法国左派作协	(44)
研究和学习鲁迅	(46)
精神的食粮	(51)
关于“鲁迅研究”的一点意见	(52)
纪念鲁迅先生	(54)
关于《呐喊》和《彷徨》	(57)
——读书杂记	
“最理想的人性”	(60)
——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	
关于研究鲁迅的一点感想	(65)
鲁迅是怎样教导我们的	(68)
论鲁迅的小说	(69)
学习鲁迅与自我改造	(77)
认真研究、认真学习	(79)

鲁迅谈写作	(82)
如何更好地向鲁迅学习?	(86)
研究鲁迅,学习鲁迅	(90)
——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报告会 开幕词	
在鲁迅迁葬仪式上的讲话	(92)
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94)
关于阿Q这个典型的一点看法	(109)
——给一位论文作者的信	
联系实际,学习鲁迅	(110)
——在鲁迅先生诞生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我和鲁迅的接触	(121)
鲁迅说:“轻伤不下火线!”	(133)
茅盾关于鲁迅电贺长征胜利事的情况介绍	(136)
向鲁迅学习	(138)

胡也频遗稿

自祷	(148)
我的生涯	(150)
秋	(152)
艰苦中	(155)
在雾中	(156)
无题	(159)
故乡	(161)
在X镇	(178)
坚实的步伐	吴长华(195)
——读胡也频的八篇作品	
许钦文致鲁迅信	(199)
关于许钦文致鲁迅的四封信和《陶元庆氏遗作展览会目录》	王寿松(207)

学林漫录

- 关于反对“取缔规则”风潮 陈小琴(212)
——兼谈鲁迅与秋瑾
- 鲁迅演讲概观 王锡荣(220)
- “铅字二十粒”何用? 虞积华(229)
——略谈鲁迅与北新书局
- 鲁迅先生与《西湖二集》 王鲁燕(233)
- 鲁迅与胡风二三事 周国伟(236)
——关于《海燕》和《木屑文丛》的出版
-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几份文献资料 凌月麟(241)
- 鲁迅遗物——牛若丸 杨志华 张妙法(247)
- 大陆新村建造的年份及其他 郭凤珍 杨志华(251)
- 忆茅盾参加鲁迅迁葬仪式片断 朱嘉栋 史伯英(255)
- 马璧教授来访记 长鸣(258)

馆藏一斑

- 鲁迅收藏的木刻作品 编者(261)
- 《木刻界》目录 (263)
- 《木刻界》刊文选载**
- 发刊的话 唐英伟(268)
- 我创作木刻的经过 胡其藻(270)
- 我学习木刻的经过 陈烟桥(272)
- 我创作木刻的经过 刘仑(274)
- 我与木刻 李桦(275)
- 我创作木刻的经过 唐英伟(276)
- 我是怎样刻“木刻”的 赖少其(278)

我与木刻	新 波	(279)
我创作木刻的经过	徐惊百	(281)
我创作木刻的经过	海 流	(282)
木刻在国难期中的估价	李 桦	(283)
全国木刻流动展览的意义	唐英伟	(285)
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筹备的经过	李 桦	(287)
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出品总目		(290)
现代版画会大事记		(296)

他山之石

鲁迅在东京(续)	丁义忠译	(301)
中越馆	[日] 丸山新男	(301)
伍舍	[日] 冈崎昌史	(303)

图 版

茅盾在鲁迅迁葬仪式上讲话	(一)
茅盾起草的《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公告	
第1号》	(二)
牛若丸	(三)
鲁迅收藏的《木刻界》创刊号封面	(四)
何处是家 (木刻)	李 桦(五)
怒吼着的中国 (木刻)	赖少其(五)
五月烽火 (木刻)	白浪砂(六)
国内大事记长卷六分之一 (木刻)	唐英伟(六)
谁把地图撕破了? (木刻)	徐孟平(七)
大众呼声 (木刻)	白浪砂(七)
斗争 (木刻)	力 群(八)

爱国提灯 (木刻) 刘 仓(八)

补 白

- 新出袖珍本《鲁迅诗稿》 杨嘉芬 (198)
不约而同 叶已是 (219)
沃克夫妇参观我馆 柳敏娟 (232)
陶行知两首赞鲁迅的诗 肖 林 (240)
G君是谁? 高 亮 (246)
“民族魂”旗的颜色 华 (250)
这个“狄福”是茅盾吗? 薛 冗 (254)
一点小掌故 兰 (260)
“鲁艺”校名之疑 金不易 (300)
编者赘记 (309)
本辑插图摄影: 顾八纮

茅盾论鲁迅(选)

茅盾先生从二十年代初期起就开始与鲁迅交往了，三十年代在上海近六年中过从更密，又因文学、社会主张的接近，彼此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茅盾是最早介绍、推崇鲁迅的评论者之一。一九二三年他的《读〈呐喊〉》一文发表，最早全面评介了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以后又陆续发表《鲁迅论》、《论鲁迅的小说》等著名论文，从理论上确立了鲁迅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五十多年中，他不断作文介绍鲁迅的生平、思想、作品、为人，计有四十多篇，在诸家对鲁迅的评论文字中，是颇有影响的一家。在茅盾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们从茅盾回忆、评论鲁迅及其作品的文字中选出二十九篇，集成此辑，既是为研究者提供方便，也作为对茅盾先生的一点纪念。

编 者

一九八二年四月

通 信

《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阿Q这人，要在现代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我读了这四章，忍不住想起俄国龚伽洛夫的 Oblomov 了！而且，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

(原载一九二二年二月《小说月报》第
十三卷第二号，摘自《通信》一文)

读《呐喊》

一九一八年四月的《新青年》上登载了一篇小说模样的文章，它的题目，体裁，风格，乃至里面的思想，都是极新奇可怪的：这便是鲁迅君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现在编在这《呐喊》里的。那时《新青年》方在提倡“文学革命”，方在无情地猛攻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一般社会看来，那一百多面的一本《新青年》几乎是无句不狂，有字皆怪的，所以可怪的《狂人日记》夹在里面，便也不见得怎样怪，而曾未能邀国粹家之一斥。前

无古人的文艺作品《狂人日记》于是遂悄悄地闪了过去，不曾在“文坛”上掀起了显著的风波。

但鲁迅君的名字以后再在《新青年》上出现时，便每每令人回忆到《狂人日记》了；至少，总会想起“这就是《狂人日记》的作者”罢。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确在这样的心理下，读了鲁迅君的许多随感录和以后的创作。

那时我对于这古怪的《狂人日记》起了怎样的感想呢，现在已经不大记得了；大概当时亦未必发生了如何明确的印象，只觉得受着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这奇文中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含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感着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这种快感正象爱于吃辣的人所感到的“愈辣愈爽快”的感觉。我想当日如果竟有若干国粹派读者把这《狂人日记》反复读至五六遍之多，那我就敢断定他们（国粹派）一定不会默默的看它（《狂人日记》）产生，而要把恶骂来欢迎它（《狂人日记》）的生辰了。因为这篇文章，除了古怪而不足为训的体式外，还颇有些“离经叛道”的思想。传统的旧礼教，在这里受着最刻薄的攻击，蒙上了“吃人”的罪名了。在下列的几句话里：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中国人一向自诩的精神文明第一次受到了最“无赖”的怒

骂；然而当时未闻国粹家惶骇相告，大概总是因为《狂人日记》只是一篇不通的小说未曾注意，始终没有看见罢了。

至于在青年方面，《狂人日记》的最大影响却在体裁上；因为这分明给青年们一个暗示，使他们抛弃了“旧酒瓶”，努力用新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继《狂人日记》来的，是笑中含泪的短篇讽刺《孔乙己》；于此，我们第一次遇到了鲁迅君爱用的背景——鲁镇和咸亨酒店。这和《药》，《明天》，《风波》，《阿Q正传》等篇，都是旧中国的灰色人生的写照。尤其是出世在后的长篇《阿Q正传》给读者以难磨灭的印象。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我们几乎到处应用这两个字，在接触灰色的人物的时候，或听得了他们的什么“故事”的时候，《阿Q正传》里的片段的图画，便浮现在脑前了。我们不断的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但或者是由于急于饰非的心理，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至少，在“色厉而内荏”这一点上，作者写出了人性的普遍的弱点来了。

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辛亥革命，反映在《阿Q正传》里的，是怎样叫人短气呀！乐观的读者，或不免要非难作者的形容过甚，近乎故意轻薄“神圣的革命”，但是谁曾亲身在“县里”遇到这大事的，一定觉得《阿Q正传》里的描写是写实的。我们现在看了这里的七八两章，大概会仿佛醒悟似的知道十二年来政乱的根因罢！鲁迅君或者是个悲观主义者，在《自序》内，他对劝他做文章的朋友说道：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朋友回答他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因为“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所以鲁迅君便答应他朋友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但是他的悲观以后似乎并不消灭，在《头发的故事》里，他又说：

“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

“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

“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这不是和《自序》中铁屋之喻是一样悲观而沉痛的话么？后来，在《故乡》中，他又明白地说出他对于“希望”的怀疑：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

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至于比较的隐藏的悲观，是在《端午节》节里。“差不多说”就是作者所以始终悲观的根由。而且他对于“希望”的怀疑也更深了一层。

但是《阿Q正传》对于辛亥革命之侧面的讽刺，我觉得并不是因为作者是抱悲观主义的缘故。这正是一幅极忠实的写照，极准确的依着当时的印象写出来的。作者不曾把最近的思想加进他的回忆里去，他决不是因为感慨目前的时局而带了悲观主义的眼镜去写他的回忆；作者的主意，似乎只在刻画出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阿Q相”，我以为这就是《阿Q正传》之所以可贵，恐怕也就是《阿Q正传》流行极广的主要原因。不过同时也不免有许多人因为刻划“阿Q相”过甚而不满意这篇小说，这正如俄国人之非难梭罗古勃的《小鬼》里的“丕垒陀诺夫相”不足为盛名之累。

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丹麦的大批评家布兰克斯曾说：“有天才的人，应该也有勇气。他必须敢于自信他的灵感，他必须自信，凡在他脑膜上闪过的幻想都是健全的，而那些自然来到的形式，即使是新形式，都有要求被承认的权利。”这位大批评家这几句话，我们在

《呐喊》中得了具体的证明。除了欣赏惊叹而外，我们对于鲁迅的作品，还有什么可说呢？

(原载一九二三年十月八日《文学》第九十一期)

鲁 迅 论

—

几年来，常在各种杂志报章上，看到鲁迅的文章。我和他没甚关系，从不曾见过面，然而很喜欢看他的文章，并且赞美他。只因我一向居无定处，又所居之地，在最近二三年来，是交通不便，难得看见外界书报的地方，所以并未完全看过鲁迅的著作。近来看见一本《关于鲁迅及其著作》，——这是去年出版的，可是我到今年才看得到，——方知世间对于鲁迅这人及其著作，有如此这般不同的论调。又从此书，知道鲁迅的著作，大都已有单行本，要窥全豹，亦非难事，这就刺戟我去买了他的已出版的全部著作来看。两月前，在一个山里养病，竟把他的著作全体看了一遍，颇有些感想，拉杂写下来，遂成此篇。如果题名曰“我所见于鲁迅者”，或是“关于鲁迅的我见”，那自然更漂亮，不幸我不喜这等扭扭捏捏的长题目，便率直的套了从前做史论的老调子，名曰《鲁迅论》了。

二

鲁迅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看见过他的人们描写他们的印象道：

一个瘦瘦的人，脸也不漂亮，不是分头，也不是平头。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并不同小孩一样。他手里老拿着烟卷，好象脑筋里时时刻刻在那儿想什么似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的《初次见鲁迅先生》，马珏。）

这是一个小学生的印象。

又一位女士描写她的印象道：

我开始知道鲁迅先生是爱说笑话了。……然而鲁迅先生说笑话时他自己并不笑。……我只深刻地记得鲁迅先生的话很多令人发笑的，然而鲁迅先生并不笑。可惜我不能将鲁迅先生的笑话写了出来。（署天女士《访鲁迅先生》）

说起画像，忽然想起了本月二十三日《京报副刊》里林玉堂先生画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要是你没有看见过鲁迅先生，我劝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胡子，头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现出一个官僚的神情来。

（《致志摩》，陈源）

这又是一位大学教授的描写。

《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前面就有一张鲁迅最近画像。八字胡子，瘦瘦的脸儿，果然不漂亮；如果在冬天，这个人儿该也会戴皮帽子，穿厚厚的大氅罢。可惜瘦了一点，不然，岂但是“很

可以表出”，简直是“生就成的官僚”罢。

上举三篇，是值得未见鲁迅的人们读一遍的。在小学生看来，鲁迅是意外地不漂亮，不活泼，又老又呆板；在一位女士看来，鲁迅是意外地并不“沉闷而勇猛”，爱说笑话，然而自己不笑；在一位大学教授看来，鲁迅“很可以表出一个官僚的神情来”，——官僚，不是久已成为可厌的代名词么？

好了，既然人各有所见，而所见又一定不同；我们从鲁迅自己的著作上找找我的印象罢。

三

张定璜在他的《鲁迅先生》（亦见《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里告诉我们说：

鲁迅先生站在路旁边，看见我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来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动。从我们的眼睛，面貌，举动上，从我们的全身上，他看出我们的冥顽，卑劣，丑恶和饥饿。饥饿！在他面前经过的有一个不是饿得慌的人么？任凭你拉着他的手，给他说你正在救国，或正在向民众去，或正在鼓吹男女平权，或正在提倡人道主义，或正在作这样作那样，你就说了半天也白费。他不信你。他至少是不理你，至多，从他那枝小烟卷儿的后面他冷静地朝着你的左腹部望你一眼，也懒得告诉你他是学过医的，而且知道你的也是和一般人的一样，胃病。……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子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

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你别想去恐吓他，蒙蔽他。不等到你开嘴说话，他的尖锐的眼光已经教你明白了他知道你也许比你自己知道的还更清楚。他知道怎么样去抹杀那表面的细微的，怎么样去检查那根本的扼要的。你穿的是什么衣服，摆的是那一种架子，说的是什么口腔，这些他都管不着，他只要看你这个赤裸裸的人，他要看，他于是乎看了，虽然你会打扮的漂亮时新的，包扎的紧紧贴贴的，虽然你主张绅士的体面或女性的尊严。这样，用这种大胆的强硬的甚至于残忍的态度，他在我们里面看见赵家的狗，赵贵翁的眼色，看见说“咬你几口”的女人，看见青面獠牙的笑，看见孔乙己的偷窃，看见老栓买红馒头给小栓治病，看见红鼻子老拱和蓝皮阿五，看见九斤老太，七斤嫂，六斤等的一家，看见阿Q的枪毙——一句话，看见一群在饥饿里逃生的中国人。曾经有过这样老实不客气的剥脱么？曾经存在过这样沈默的旁观者么？……鲁迅先生告诉我们，偏是这些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事里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鲁迅先生并没有把这个明明白白地写出来告诉我们，他不是那种人。但这个悲哀毕竟在那里，我们都感觉到他，我们无法拒绝他。他已经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时代的感伤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里饱尝了忧患之后的叹息，发出来非常之微，同时发出来的的地方非常之深。

这是好文章，竟整大段的抄了来了。“老实不客气的剥脱”，“沈默的旁观”，鲁迅之为鲁迅，尽于此二语罢。然而我们也不要忘记，鲁迅站在路旁边，老实不客气的剥脱我们男男女女

女，同时他也老实不客气的剥脱自己。他不是一个站在云端的“超人”，嘴角上挂着庄严的冷笑，来指斥世人的愚笨卑劣的；他不是这种样的“圣哲”！他是实实在在地生根在我们这愚笨卑劣的人间世，忍住了悲悯的热泪，用冷讽的微笑，一遍一遍不惮烦地向我们解释人类是如何脆弱，世事是多么矛盾！他决不忘自己也分有这本性上的脆弱和潜伏的矛盾。《一件小事》（《呐喊》六三页）和《端午节》（《呐喊》一八九页），便是很深刻的自己分析和自己批评。《一件小事》里的意义是极明显的，这里，没有颂扬劳工神圣的老调子，也没有呼喊无产阶级最革命的口号，但是我们却看见鸠首囚形的愚笨卑劣的代表的人形下面，却有一颗质朴的心，热而且跳的心。在这面前，鲁迅感觉得自己的“小”来。他沉痛地自白道：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所以我对于这篇“并且即称为随笔都很拙劣的《一件小事》”，——如一位批评者所说，却感到深厚的趣味和强烈的感动。对于《端午节》，我的看法亦自不同。这位批评者说：

我读了这篇《端午节》，才觉得我们的作者已再向我们归来，他是复活了，而且充满了更新的生命。而最使我觉得可以注意的，便是《端午节》的表现的方法恰与我的几个朋友的作风相同。我们的高明的作者当然不必是受了我们的影响；然而有一件事是无可多疑的，那便是我们